

- (3).
- [10]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3).
-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7-10-28.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郑清坡(1978—)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史研究。)
- [13]朱佳木.加强国史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4).
- [14]彭卫.历史学的实践性与历史经验[N].光明日报 2015-11-11.
- [15]李文海,李光伟.史学要关注现实,尊重历史——李文海教授访谈录[J].史学月刊 2013(7).
- [16]李红岩.通俗史学论[A].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推进党史国史整体性研究 把握历史主流与本质

王爱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正确认识历史,须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然而,准确把握党史国史的主流与本质,单纯依靠当下盛行的微观研究和个案局部研究无法做到,必须推进党史国史整体性研究。

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有规律的必然性运动。历史科学,就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也就是把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事实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考察和分析,从中认识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发现隐藏于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本质,以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历史整体性研究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全面、辩证、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1] P495-496}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首要的就是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看问题,分清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握住历史的本质,这样才能全面、正确、客观、科学地看待历史。

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并践行的。中共在

评价和分析自身历史时,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以把握党的历史主流与本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整体上对党的历史作出全面、客观、科学、公正评价的典范,对于引领全党、全社会正确认识历史、凝聚思想共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模糊理解甚至错误认识的大背景下,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新史学等思潮涌入国内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曾因被批评为落后而受到了很大冲击,甚至一度被边缘化、标签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被戴上“政治史学”的帽子,唯物辩证法曾被污蔑为诡辩论。因而,不少史学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宏观科学体系的建构,放弃了对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的探寻;一些著述研究的重点不再关注于历史的整体性研究,不再强调把握历史主流与本质,而是转向关注各种各样的微观时空和个案。

在微观研究盛行的趋势之下,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形而上学历史观与方法论死灰复燃,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不顾、甚至否定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具有与中心离散的倾向”的“碎片化”现象。与“对总体历史中的局部的细化,不以粉碎历史全局为追求”^[2]的微观研究不同,“碎片化”忽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割裂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把历史事件作为一些孤立和偶然的现

时,又无限夸大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的作用,把历史发展与变化看成是个人思想意识活动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现实社会联系十分密切,中共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一时无法避免的失误,于是别有用心者将国史作为抹黑和否定中共及其领导的一个重点领域予以歪曲攻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度泛滥,用“碎片化”手法歪曲党史、否定中共领导。他们看待国史上的一些现象,不是从整体上把握主流与本质,而是专挑细枝末节进行否定,总是盯着“反右运动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中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对于中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丝毫不提,最终把国史说成是一团漆黑。与此同时,盯住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不放,丝毫不提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及其晚年思想中正确的内容,甚至极尽污蔑之能事,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还有些人运用形而上学静止的、僵化的方法,割裂党和国家历史的连续性及其整体性。例如,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处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 and 时代,或者把改革开放前说成是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或者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割开来;或者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作用与贡献。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只看到现在同过去的区别,既认识不到这种区别只是具体差别而不是本质不同,又看不到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不到今天的世界都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扬弃和连接、发展。

面对这种局势,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握中共党史的主流与本质,反对歪曲历史的错误倾向,主张应以用历史成就来激励人,用历史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历史的教训警示人。例如,2010年7月,习近平提出“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中共在长期奋斗中积

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3]2011年,习近平从整体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90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我们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4]2013年,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把毛泽东放在整个党的历史长河中,对毛泽东功过及其晚年错误本质进行分析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5](P11)可以说,这就向史学界提出了要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抓住历史主流与本质的要求。

二

近年来,国外史学界开始反思微观史盛行而造成的史学危机,呼吁宏观研究、整体性研究的回归。例如,有史家指出,“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历史时段的紧缩……史学莫名其妙地不再关乎历史”,“专业史学家把整合历史知识的重任拱手交给了根本不具资历的作者,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失去了他们一度享有的对政策的影响力,而将这种影响力交与了他们的社会科学同行,尤其是经济学家”;从而呼吁长时段历史研究和宏大叙事的回归,倡导历史学家有宽阔的视野和考察大问题的雄心^[6](P1-8)。而一些史家大力推崇并实践的全球史研究,即“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关于全球互联的历史”、“以全球整合为背景的历史”^[7](P10),更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研究体系。

国内史学界也针对“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将历史切割成毫不相干的‘碎片’,‘化解’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的态势进行了反思和讨论。尽管有的学者仍然坚持和提倡微观个案研究,认为“如果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但是

在国史研究何去何从的讨论中,整体性研究终究走向学术界的视野,启发研究者对如何开展党史国史整体性研究进行思考。

有的学者总结过去试图通过累积微观研究和具体事例研究形成宏观历史判断的做法,认为这种努力难度太大,难以实现,因为“微观的、相互差别的史实是如此之多,不要说咱们这一代人,恐怕下一代或下两三代人,都不能给后人提供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哪怕只是在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判断来”^[8]。确实如此,在历史研究中,微观研究通常是认识过程初期阶段的方法,单纯认为微观个案叠加就能汇成整体历史,这种简单化处理极易造成轻视或忽视历史的复杂性、多变性、不可确定性。历史不是孤立形成的,其发生发展及变化常常是多种因素起作用、多种联系交织而成的,试图以独立的微观个案研究根本不可能呈现历史的完整面貌;即便将微观个案片段研究汇而总之,亦难以串联历史之间的彼此联系和主要脉络,至于把握历史主流与本质、探寻历史普遍规律更无从谈起。

有学者倡导用全球史观这种“具有整体性观念的史学研究理论”、“重新考察、解释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历史^[9]。全球史观作为一种观察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宏观视角和方法,“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全球性的视角绝非仅仅是一种统治或者(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全球性范畴中的思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霸权性话语而建立的,它任由不同的行为体出于不同的动机而摆弄和翻版”,甚至有国外学者警告说“全球史可能会变成新型学术殖民主义的开路者”^{[7] [P88,111,91]}。中国自近代以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党史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历程,所以必须警觉全球史观抛弃历史发展的内源性解释、超越民族国家、超越国家主权等话语体系的冲击甚至造成陷阱,谨慎对待将全球史观引入党史国史研究,有定性而不随性,有原则而不固执。

在国际史学界呼吁回归长时段历史研究、加强史学对政策制定影响力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再次进入史学家视野。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阿米蒂奇等在《历史学宣言》一书中重拾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对于马克思的高度评价,指出“马克思可谓具备长时段视野并创立第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

的‘天才’”并评论说“20世纪世界各地的史学家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传统,特别热衷探讨国家政权、官僚体制和民众运动流变的性质,并从长时段对历史发展的大势做出大胆的预测”^{[6] [P18,21]}。这就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就是说,要对历史开展长时段宏观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不可少。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进党史国史整体性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树立整体性综合研究的理念。从历史本体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过程或历史事实,无论其大小,都是一个整体,其内部每个层次的发展变化,最终都必然反映在历史整体的发展变化之中。人类社会历史所具有的整体属性,要求人们在认识和研究历史时须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列宁曾指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10] [P364]}

从整体上把握历史,首先要求把握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组成要素,关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思想以及自然环境等各个领域,关注历史人物、人民群众,把各个因素都纳入视野,形成综合性研究思维。其次,揭示各个方面组成要素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各要素与周围环境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外部联系。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马克思指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1] [P17]}因此,观察评价历史现象,“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12] [P347]}。在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部分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上来分析,同时非常注意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党史国史研究,亦应如此,才有可能获得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整体

史。也就是说 重点在于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党史国史发展过程中国际与国内的相互影响作用 把握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外交等各个方面关系的交互作用 全面梳理历史发展的逻辑 准确把握历史主流与本质 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规律性认识。而且,这样开展的历史整体性研究,能够避免任意割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种内外部联系 避免因孤立研究而发生片面性错误。

第二,注重长时段宏观研究视角。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 从长时段宏观层面观察和分析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这有利于准确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2013 年 1 月,习近平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即运用了长时段宏观视角 强调要把握两个时期的连续性和差别性 即两个时期的不同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具体差别 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一直没有变化。6 月,习近平再次运用长时段宏观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阐述中国历史、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3]

学术界也开始注重从长时段宏观研究视角出发 进一步深化认识党史国史中历史现象的本质。例如 从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视角重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把 1956—1976 年这 20 年历史都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运用长时段宏观视角观察分析党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历史中的功与过 很容易看出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 所犯错误是次要的 这是一目了然的结论。这种视角之下 任何专挑细枝末节进行抹黑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导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正如西方当代史家所指出的“回到形塑整个历史学科的宏观问题 我们便可以重新找回史学固有的超强解释力 而不是像微观史学家那样只看到脐下三寸。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将会让公众认识到史学是有用的。”^{[6] P87}

第三,依托整体 开展微观研究。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注重历史整体性研究 致力于把历史看作一个有机整体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事实中把握各种联系 总结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但这绝不等同于排斥或否定微观研究。相反 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任何一种事物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之中 各个不同的层次又是相互联系着的 因而也就可以从不同层次去研究;不同层次的研究各有其擅长之处 所以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二者绝不可偏废。对于历史个案研究而言 马克思主义史学予以肯定 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是纷繁复杂的 历史的每一方面都表现为众多的现象 而历史资料和历史研究者精力的有限性 使人们不可能对每一类历史现象都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同时 在同类现象中每个现象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类现象的共同本质和特点 这就可以使人们有可能通过一些代表性现象的分析 以揭示历史现象的共同本质。

然而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微观研究与个案研究 与割裂历史之间联系、静止地从单个层次观察问题的“碎片化”研究相比而言 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微观研究 是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宏观范围内(如一种过程或一个较大的结构内),依托某个具有总体性的宏大历史架构来考察分析的 这样的微观个案研究不会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反而与宏观历史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 这种研究结果或者可以用来充实宏大历史架构 给历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增添具体内容。而且 对于个案研究而言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明确条件的 要求“所选择的个案必须是在同类历史现象中最具有代表性、特征显露最充分的现象 而且最好是在某种意义上能反映出同类现象发展趋势和方向的现象”^{[14] P154}。一般来说 典型个案往往包含着可以反映某个历史阶段、某个历史现象的大量信息 研究者把它们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 可以捕获到与该个案有关的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现象的细节 该微观研究从而成为人们认识此个案所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个现象的一扇窗户。由此 该个案及研究结果也就有了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可以说 个案代表性的确定 是个案选择的关键。一般说来 个案的代表性越广泛 通过个案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可靠。由于个案选择的代表性直接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所以对于个案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通常需要不断地进行再检验和再修正。

可以说 与宏观历史主题相联系的微观研究完全可以成为整体史的组成部分 或者成为观察整体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如果微观研究脱离了历史的整体背景,一味孤立地处理研究对象,那么微观研究的结果势必是不合乎历史发展全貌而失去其研究价值。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指出的,“微观史学家研究的是无足轻重人物的生平或小社区的麻烦 这就把历史琐碎化了”,“如果微观历史研究想要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更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15] P48—49,5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J].历史教学,2011(24).
 [3]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7月21日)[N].人民日报,2010-07-22.
 [4]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2011年9月1日)[N].学

习时报,2011-09-05.
 [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7]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8]国史研究何去何从[EB/OL].<https://view.news.qq.com/a/20140329/002938.htm>.
 [9]施杨.全球史观与中共历史研究[J].新视野,2014(2).
 [10]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吴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6月26日)[N].人民日报,2013-06-27.
 [14]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5]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Theories , Methods and Purposes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SONG Yue-hong

Chairman’s words: The year 2019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has gradually grown up and matur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and has produced a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new ideas , new understandings and new connotations have been given to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 , which will promote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on ,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 and enrich and develop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 basic and key issues in its theory and method are the object ,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subject attribute of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tter , we have planned and organized this group of papers with the magazine of Hebei Academic Journal.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on national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 current information; holistic research; mainstream and essence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